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程　琰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二

唐　釋道世　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一

述意部

夫酒為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

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食噉諸親反讎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為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

覺知啜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瞋恨還成怨讎向到至親反變成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慈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呌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肉衆生此人為當専

自供口亦復别有所擬若别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
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種障
不見佛也

飲酒部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初
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
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曽有經云爾時國王
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説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

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飲酒時為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賫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是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

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厨宰於深山中覺飢欲食左右荅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勑令將厨宰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宫敎令索食王家厨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忿不思惟勑臣斬殺

廚監臣被王教即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
事今若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廚稱王意者時末利夫
人聞王教勑殺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
好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
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即歇何以
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將
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肉作衆
妓樂歡喜娛樂恚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黄

門輙傳我命令諸外臣莫殺厨監即奉敎旨我至明旦
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顔色顦顇夫人問我何故憂愁為
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為飢火所逼瞋恚心故殺脩迦
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厨如脩迦羅者為是之
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
為實如是為戲言耶答言實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
厨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王白
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

戒已犯飲酒妄語二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
所犯戒罪輕耶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
有罪也何以故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
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
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
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
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
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

剎利王公因小諍競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興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録紛紜鬬戰不從理諫深為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怨情實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即勑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饍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羣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競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勑忠臣辦瑠璃椀受三升諸實椀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嘗一椀王

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人辦此一梡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亾失餓恨因酒息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儛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獼猴得酒尚能起儛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

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倡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壻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勑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徳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名持戒故大聖知

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殺廚監太子欲殺其父此並因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即雷同總犯各須量其教意復省已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為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為惱衆生

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知酒過如果無園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鬬諍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為一切之所呵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又長

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鬬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

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闇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黠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

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兇暴惡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

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先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
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
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
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
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雹作釋俱
餅髓餅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
雨弓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
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

珞薝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
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
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
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
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竪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
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
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
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光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

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

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中有見聞者言見聞此事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

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酡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為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

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為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為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為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主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如是說偈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數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分律實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問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酒多藥得用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尊𪍿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

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為病開如來所許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謂犯律往至佛所慇懃悔過佛為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尊薩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見無識之人身力强壯日别馳走不依衆儀少有微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守戒如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毁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毁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摩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為因從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樂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

逆膚體瘤瘤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
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
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永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
天下藥酒所治其病轉增難可得差又毗尼母經云尊
者彌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
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甕上
嗅之若差不聽嗅不差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
酒和麵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自漬又新婆沙論

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猪肉恣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慢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陀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即說頌言

我常飽無相　恒住空定門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唾處

令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二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為度麤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為已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先麤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慇懃始終不開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衆生

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即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能生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己殺不得噉若肉如林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

欲噉肉者當說此呪

多經吔此言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此言無我無我阿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無壽命無壽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失陀呵陀呵此言燒燒婆弗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慓多弭此言有爲沙呵此言除殺去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况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懐殺害意爲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懐害心大慈悲心爲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問曰酒是和神之藥

肉為充飢之饍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
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勑賜俗食豈關僧過
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
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
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縱逢上抑終須嚴
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問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
損生何為頻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噉食飯亦
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

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奬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當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爲生善戒是上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第一據實
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衆生
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我觀衆
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爲父母兄弟姊妹
若男若女中表内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
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食
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
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剎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

遞相勸發菩提之心護衆生命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慧羅剎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

弟子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肉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衆生遥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衆生見者

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虚空地中衆生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為死為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覔肉食如牛噉草蜣蜋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不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剎無異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為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

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絶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為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為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猒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憒閙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塜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

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為貪味酒肉葱韭蒜薤臭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猒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

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猫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噉肉以為歡樂諸天下觀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猫狸中來故應裁斷也第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

呪術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為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
弟子為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
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為彼癡人食肉而得
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為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
肉也第七明衆生皆受身命與已無別是故行者不應
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
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已身
人畜無別寧當樂存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

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為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第八明食肉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為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為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

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為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故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恚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剎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

去食肉重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鵄梟鵰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如無量功徳之聚也又鴦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

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肉
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
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為應受不若不受者
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
故也又此經説衆生身肉有八十萬戸蟲若斷一衆生
命即斷八十萬戸蟲命若炙若煑若淹若暴皆有小蟲
飛蛾蠅蛆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
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為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

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
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
尊顏如斯渾雜豈勝外道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
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
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肉
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姊
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怨相酬未可得脫又沙
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羣生如父母念子加哀堧

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為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為我殺不食口不説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其肉肥其肉瘦其肉多好其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柰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

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牸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婬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羣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斕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兒即收取養

以足斑駮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遊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隨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恚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

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
食餚饍粗食麤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
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肉即如語辦食已還
去明舊仙來為設肉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勑作
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
相輕試令王是後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
山中是後厨監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
兒肥白在地念日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

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廚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廚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廚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廚監白王前者偶值死兒更求叵得王又語言汝但密求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廚監受教夜恒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廚監

拽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為王者養民為事方驅子廚殺人為食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為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即語諸臣雖當殺我

小緩須史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强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恐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爲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爲翼從徒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爲王願爲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

五百與汝為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王大有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足歡喜敬戴為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佐兵衆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噉人遂還霸王治民如舊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鴦掘摩羅是爾時諸

人十二年中為斑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諸人為鴦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為鴦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鴦掘摩者指鬘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佛勑一比丘汝持户排往指鬘房刺户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排入户内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莫不信

解頌曰

財色與酒　名為三惑　臣躭喪家

君重亡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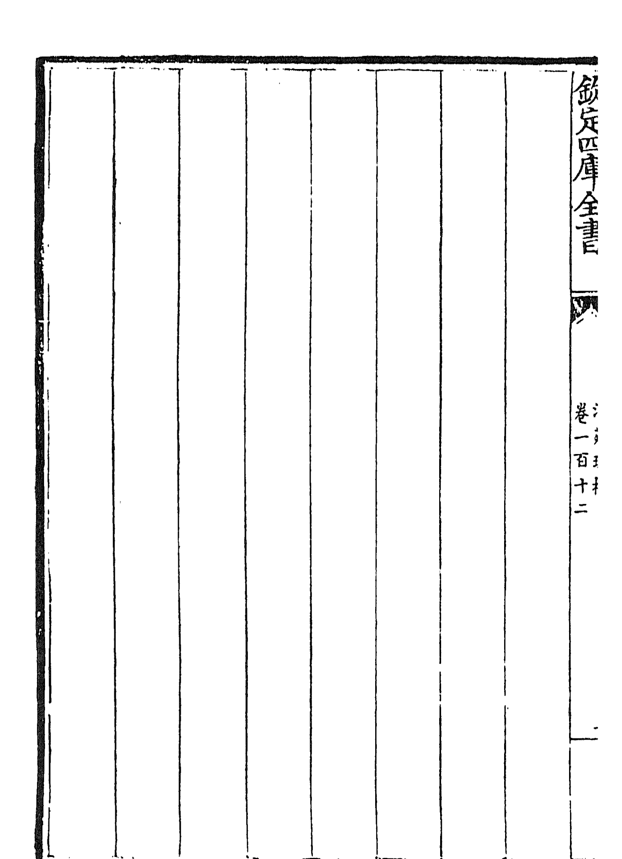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二

校譌

第十六紙六行後二之二南藏作三第十七紙八行林宋南藏作材

音釋

罝罘罝子邪切罘縛尤切罝罘羅兎之網罟也罟公戶切網也顦顇顦昨焦切顇秦醉切顦顇憂瘠貌黠胡八切慧也矟色角切矛屬虺許偉切蝮蛇也詭居洧切詐也𤺊似入切痛瘠𤺊也噦於月切嘔也漬子智切浸也鵄梟鵄赤脂切梟古堯切鵄梟鵂鶹也蠕而兖切蟲動貌駁北角切色不純也愕五各切驚愕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三

唐　釋道世　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餘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魏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新野庾紹之

唐京兆韋知十

唐雍州謝氏

唐洛州任五娘

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了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

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寛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史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慇懃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渌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出洛陽寺記錄

晉有荆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説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遥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内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熈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輙漫略不甚諮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

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

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

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

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答云

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

異恒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

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

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丘州刺史朱循時為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輙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穌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勑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

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甞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守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叅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内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丘尸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

弟子為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焼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讋未及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黄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户内狀欲噬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絶良久乃蘇具說其事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吴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强愎

傲物峻嶮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饗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幼縢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出冤魂志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進

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輿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説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遥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宫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宫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

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報曰名雞卵為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犯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吾

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外
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説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
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
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
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
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
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墻孔

令文若入孔隅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
大辛苦得度墻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
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
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
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
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
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
謝諸畜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

至王所説見受罪處訖王付一𣏌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穌具説此事極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踈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牸

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見有

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㒒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㒒㒒循路而還皆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内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惟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則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

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
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勑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
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
不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
君為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
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
陽都録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
璞請曰我奉勑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

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今先行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

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然始穌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

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忤久而始穌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

中荅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㡯
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
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絶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病死
三日而穌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
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
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鎻或但去巾帶
偕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

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内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頞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黄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褺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褺帔置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

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為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大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宫見其自說云爾右此

五驗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説之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滻之間也有婦姓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

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
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
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稲田非常辛
苦及寤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
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
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
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
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觝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

流淚馬女即憑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
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
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
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
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
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污牀席
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

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韈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染遂殺一蝣蝌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

一刀凡罵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别而去吴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右此三驗出冥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内殺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婬女酒肆之舍不習三藏

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讟我教舌何不落告
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於饑饉世作大
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悋惜從初發心乃至
成佛豈教弟子啖衆生肉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
我處為天人師開導衆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
啖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
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
何故謗讟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

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著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繒帛何為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

述意部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偽質事等畫瓶感此穢形又同坯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闇浮穢質不淨充

軀常飡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
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薰
復八苦煎逼九横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染六情
終墮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韮薤蒜臭穢不淨
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
亦如是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韮蒜薤亦皆如是當生

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為五一者木葱二者革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

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臥僧牀褥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遥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潔尚令作法如是況穢俗凡人輙開食耶

嚏氣部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來

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涕唾汙比座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座嚏默然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諸比丘呪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長壽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西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

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衆莫
使衆譏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衆中
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
若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汙賤心

便利部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墮
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
穢之地乃至黃泉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閒

處小便汙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筩埋地中就中小行已以物蓋頭莫令有臭氣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厠去時應先取籌草至户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不得厠板渠柱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塊輭木皮輭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磔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汙淨者不得著

淨籌中是名上厠法籌法上厠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厠戸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厠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汙是名上厠用水法塔前衆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洟唾著地若欲洟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洟唾法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厠

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往當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得使垂圊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汙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圊中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盖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汙

蒲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爲善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縟得罪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臥僧臥具上得罪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爲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爲服藥等開不犯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德也又雜譬喩經云有一比丘

不彈指來大小便灒汙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厠又必須謦嚧作聲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遥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

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
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百
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没石
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
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
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
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
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捉僧事身暫有患懶

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以是義故不得房内便利具招前罪數見俗人懈怠不能自運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將棄未來定墮地獄縱得出獄猶作豬狗蜣蜋厕蟲也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者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從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養塔便共

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汙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攝除
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以
汙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與婬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
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求願令
掃塔地汙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
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
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柰女是爾時發
願不與汙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

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又尸羅國

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白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謂癡穢　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縁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

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閒皆悉火出呻吟大

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為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為汝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

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勑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為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貪緣猒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

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噉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矜　養兹身穢質

蟲寓内消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厠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縁 略引三驗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敬妻許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厠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為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懴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為盜僧厨食今墮厠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絶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唐吴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徳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穌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

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閻人呼姑姨夫皆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為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棲遑似有經紀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汝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為所悉可引吾為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

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强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别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曽以不淨盆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穌時口内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

八十有餘許生曽未誦經穌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穌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爾 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三